

# 初心如炬

——老英雄张富清纪事

马 涌



静的一天。

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，正在湖北恩施的来凤县展开。在县人社局当班的信息采集员聂海波，接待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本地汉子。

本地汉子名叫张健全。他这次来，是替他老父亲提交材料。老爷子九十多岁，身体还算硬朗。张健全知道父亲是个转业军人，但打他出生起，父亲就已经在地方工作。父亲的行伍生涯，张健全未曾亲见，也很少听说。这次带来的，也只是些最基本的证明。

聂海波告诉张健全：这次信息采集要详尽登录老兵们的功勋战绩，凡有相关证明，需一齐带来。兹事体大，张健全表示要回去跟父亲“汇报”一下。

张健全回来时，手里多了一个红布包。这个红布包里的东西，远远超出聂海波的预料：

一枚奖章——1950年，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；

一封报功书——通告“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”荣获特等功，“实为贵府之光，我军之荣，特此驰报鸿禧并致贺礼”，落款是“西北野战军兼政委彭德怀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、副主任张德生”；

一份立功登记表——“48.6，壶梯山，五师，师一等功，师的战(斗)英(雄)”“48.7，东马村，十四团，团一等功”“48.9，临皋，五师，师二等功”“48.10，永丰，二军，军一等功，战斗英雄”。

“……任突击组长，攻下敌人碉堡一个……”

“……带突击组六人，扫清敌人外围……”

“……压制了敌人封锁火力，完成了截击敌人任务……”

“……缴机枪两挺，打退敌人数次反扑……”

聂海波震惊了。一个仿佛从革命故事里跳出来的战斗英雄，一个满载功勋百战而归的战场传奇，此刻就在来凤，鲜活而平静，几十年无人知晓。

张健全更没想到，这些硝烟中得来的非凡功勋，其主人就是他最熟悉的亲人——父亲张富清。之后很长时间，张健全都会在默默注视父亲时，回味当时的心情。是震惊吗？对生于和平年代的张健全来说，“战斗英雄”四个字，像是历史教材上的措辞，和眼前熟悉而慈祥的父亲，难以联系在一起。他只能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与聆听中，像涂油画一样，一笔一笔、一层一层地为这画卷补回壮烈的色彩，品咂“九死一生”四个字的本味。

不止张健全，张富清两儿两女，身边几乎所有人，都不知道这段被张富清刻意尘封的往事。或许只有他的妻子孙玉兰是个例外，因为丈夫头上的疤，因为他腋下燃烧弹的灼痕，因为他那入口被他炮火震得早脱落的牙齿……这些外人不得而知的伤痕，是张富清隐秘无声的另一份报功书。

一个疑问，在所有人心盘旋：张富清，为什么将战功“隐瞒”这么久？

湖北当地媒体闻讯而至。记者到了来凤，提出采访要求，张富清却一口回绝。

无奈之下，只得出“下策”：让张健全“哄”老爷子，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。张富清听说“组织来人”了，同意“公事公办”。几位记者终于得见老英雄。

报道刊出，张富清看到自己“见报”，怒问张健全：不说是省里来人吗？咋还见报了？张健全只得装傻：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。张富清哼笑几声，也不多说。又过几天，媒体又来约做深度报道，张健全刚一开口，张富清早心里有数：“组织上”又来人？不见！

一筹莫展时，一位媒体人给张健全支了“高招”：告诉老爷子，你今天把自己的事迹讲出来，让媒体宣传出去，就是和年代给党和人民做新的贡献。

有时候，大实话就是最高的招。老兵严守的“城门”，逐渐向媒体敞开。要采访，要拍摄，只要记者们站到他面前，各种要求没有半个不字——为党和人民完成任务，张富清从不含糊。

到了这时，更多的人才得见老英雄的真容：面色白净红润，轮廓柔和安详。是位和蔼的老爷爷；整洁的藏蓝色夹克，端正的深色鸭舌帽，依然透出军人的一丝不苟。他说话语速缓慢却坚定，词句如钢钉颗颗敲在地上。

也是到了这时，人们才终于了解张富清隐瞒战功的理由：

“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有多少都牺牲了。他们的功劳，比我要大得多。比起他们来，我有什么资格‘摆’自己啊！”张富清哽咽地说出这段话时，在场的人震撼了。远在天涯，无数的观众和网友震撼了。这不同于“惊叹报功书”时人们的诧异，而是如此纯粹、朴素的心灵，对人心深处的撞击。

永丰城头，无法再次得见的突击队战友，是张富清心里的痛。每一场战役中倒下的战友，都是他心里的痛。每每忆起，泪洒两行。但战友们更是他心中的榜样——为党、为人民、为国家牺牲一切，死而后已。这份功劳，在张富清心中，远

非一等、特等可以衡量。在这样的战友面前，张富清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无足称颂的“后进生”：唯有勉力，唯有奉献，唯有继续向前，此生不渝。从永丰，到来凤，近千公里的距离，跨越数十年光阴，被张富清的传奇人生连接起来。

战场上的星，在来凤依旧默默照耀一方。

## 三

从恩施机场下飞机，驱车一百多公里，辗转进入鄂西南的最远端。湘鄂渝三省份交界处，便是“一脚踏三省”的来凤县。

翻武陵山而去，便是张家界风景区，大名鼎鼎；沿酉水而下，便是旅游胜地湘西，鼎鼎大名。来凤在名山大峰间的谷地，少为人知。2019年4月，才刚刚摘去贫困帽子。

张富清到来凤，却与这份“少为人知”大有关联。历史翻回1953年。驰援朝鲜战场的张富清历经月余，终于抵达集结地北京，前线却传来战事缓和的消息。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正式签订。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，在天津、南昌、武汉学习文化课。两年过去，张富清在1955年光荣毕业——抉择的时候到了。

转业。国家百业待兴，需要有文化的军转干部支援地方，发展生产。在战场上破敌无数的张富清，这次，祖国需要他去做一个建设者。虽有留恋，欣然领命。

回老家陕西汉中？挂甲归田，衣锦还乡，似乎是人之常情。

然而，共产党人张富清，突击队员张富清，有别的选择。

“湖北恩施偏远艰苦，情况复杂，很需要干部。”服从组织安排！突击队员再次收拾行囊，向偏远与艰苦发起冲锋。

但这一次，张富清不是孤身一人上路——他没有选择回到家乡，却从家乡带走了一个人：妻子孙玉兰。

孙玉兰，和张富清同村，比张富清小十一岁。张富清在外征战，孙玉兰在村里做妇女干部，去张富清家慰问过军属，挂过“光荣牌”，却未曾露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富清回家探亲，这才让孙玉兰见了真人。一个是青春正好，一个是英姿飒爽。“美人爱英雄”，红线就这样牵起来。

孙玉兰被张富清邀去武汉，她没多想，只当去玩。到了武汉，却被张富清“正面进攻”：我要去湖北恩施工作，很远，很艰苦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

是浪漫？是情怀？是责任？在那个年代，细论这些似乎都有些“不解风情”。婚事就这样成了，二人在武汉领了结婚证，一路奔恩施而去。

1955年，刚刚起步的新中国，一趟省内旅程，却是那般“山高水长”。水路的船儿摇啊摇，转到陆路的车儿晃啊晃，下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，朝也赶路，暮也赶路。终于到了恩施，胜利抵达？还早呢。张富清选定的目的地，是偏远困难的恩施下面，最偏远困难的县——来凤。

从汉口到来凤，张富清走了整整七天。三省交界，山荒路远，县城不过三街九巷，五千多人，生产长期凋敝。初到来凤，张富清所见并不如“有凤来仪”的名字那般美好。第一份工作，张富清就摊上“天大的事”——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出任城关粮油所主任。

当其时，“一五”计划刚上马，搞工业，求发展，粮食供应是大事。“统购统销”政策下，一边是来凤农业不发达、粮食不好收，一边是粮食需求大、口粮不够分。一斤粮票，老百姓拿去换五斤红薯，吃得糙总比饿着强。难！可突击队员，就是来攻坚克难的。张富清“生产”“分配”两头抓：这一头，想方设法搞起大米加工厂，提高精美供应；那一头，严把分配关，人人都平等。某机关派人来买米，张口就要多分细米，张富清一句话呛回去：群众都不够吃！按规矩办。县里一位领导听闻“提醒”张富清，不要太固执。张富清一番话掷地有声：谁也不能搞特殊，不然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！

战士对纪律的遵从，党员对人民的忠诚，这两种品质，日渐熔铸成他公仆生涯的底色。

1959年，把粮食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张富清，接到另一个攻坚任务：到三胡区担任副区长。这个三胡区，有点来头。来凤民谣里，人称“穷三胡”：土地贫瘠，灌木丛生，农业基础差，许多群众穷得缺衣少食。又赶上连年大旱，粮食歉收，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。

难！又是困难！张富清决心上山驻村，亲手抓生产。告别妻子孩子，住进最困难的农户家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一扎就是几个月。

三胡的群众不以为意：你一个区里的干部，走走过场，还真能帮上忙？再加上张富清一口陕西话，老百姓听不太懂，一句只当半句听。张富清不着急也不辩解：口音听不懂，他就慢点说；干活信不过，他就多干点。挖渠松土，挑粪育种，比干自家活还卖力。吃，群众吃啥他吃啥，粮票给的比吃的多；住，群众住哪他住哪，吊脚楼里，下

面家畜跑，上面人睡觉，人身上还蹦跳蚤。“张副区长”睡得没二话，天亮起床接着干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三胡的群众看在眼里，啥样的心门也敞开了，跟着张富清一起抓农业、促生产，共渡难关。

最困难的时期，县里为减轻负担，精减机构人员。妻子孙玉兰在三胡供销社工作，张富清动员她“下岗”。孙玉兰气不过：我又没犯啥错误，凭啥？张富清耐心劝解：你不下岗，我怎么做别人工作？

也罢！孙玉兰又不是不熟悉丈夫的脾性，只能依了他。孙玉兰只能捡柴、喂猪、做保姆、干缝纫工，贴补家用。

如果说“张富清在三胡”是一场战役，这枚军功章，必有孙玉兰的一半。

## 四

突击队员的突击还在继续。1975年，张富清出任仰洞公社(现百福司镇和漫水乡)副主任。

除了“穷三胡”，民谚还有一句“富仰洞”：山中有茶树，林中产桐油，河边有船厂，堪称来凤金库。可这次张富清抱着“肥差”，却挑了最没油水的手：选了海拔最高、位置最偏、最穷最艰苦的高洞管理区(现高洞村)驻片，一头扎进大山中。

“我们当指挥官不行，还要当战斗员。”和什么战斗？和贫困斗，和群众面对的困难斗！突击队员再突击。

这一年，“战斗员”张富清已经五十一岁。高洞，顾名思义，高。来凤县城海拔四百多米，高洞海拔一千二百多米，深居悬崖之上、峰岭之间。不通水，不通电，不通路。进进出出，全靠两只脚板；物资流通，只靠肩挑背扛。每年上缴供应粮，全生产队劳力齐动员，大干一周才算完。稍大点的物件，肩背无法承担，只能望山兴叹。

困难，再次横亘于前。进不去出不了的高洞，就像当年碉堡封锁的永丰城。必须得炸出一条通路来——那就炸！张富清亲自披挂，领着村民，炸山修路。

跑立项，筹资金，买物资，搞勘探……战场上走不烂的铁脚板，上山下山，辗转奔波。每天早上，高洞的大喇叭准时催促村民出工，工地上准时出现张富清的身影。条件简陋，物资短缺，炸山用的雷管炸药都紧张。搬碎石，平路面，全靠人力。张富清满面灰土，和村民汗流一处。

寒来暑往，农忙农闲，一条挂在崖壁上的路，终于慢慢延伸到高洞。泥土沙石路，虽显简陋，也够让高洞村民出行告别脚板，用上轮子。孩子们睁大眼睛，第一次见证拖拉机开进高洞，第一次“享受”坐着马车去镇里上学。正是春潮将起时，小孩子走出去，新希望迎进来。

斗转星移。张富清开出的这条路，如今已修成盘山的硬化路。高洞村里，当年参加修路的村民，已经很难追忆起张富清在高洞的只言片语。但村委会外，白绿涂装的“村村通客车”正在太阳下亮得发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之风吹遍。每每突击在时代前线的张富清，这次也不例外：调任县建行副行长。

这一边，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，处处用钱。那一边，县建行初创，手指掰开数，上上下下五个人，办公室要靠“借住”，猛一看就是个草台班子。条件困难，任务艰巨，又是熟悉的剧情。这，大概就是突击队员的宿命。

当时，正值建行“拨改贷”改革。贷出去能不能收回来，大家心里没底。张富清瞅准贷款大户——国有小型煤矿田坝煤矿，隔三差五去矿上，关注生产运营；到年底，索性拿出自己当年农村工作的法宝：同吃同住。打背包，下厂房，和工人吃住在一起。一线的情况，心里有数，账面有谱。

贷款顺利收回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贷款业务就这样一点点被盘活了。其中，张富清经手的业务，从没出过问题。

1985年，张富清从县建行退休。三十载为人民服务公仆生涯，宣告结束。

从“一五”计划到困难时期，从改革潮起到开放搞活，新中国前行的每一步，张富清都突击在前。在他身后，是生产发展的三胡，是终于通路的高洞，是稳健起步的县建行。留下的，是汗水，是心血，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日夜夜，以及，两袖清风。

没留下的，只有他战斗英雄的名号。从粮油所到三胡区，从高洞村到县建行，说起好干部张富清，太多人能讲上几句，却没人知道，他曾经历过怎样的硝烟战火，于生死一线间斩将夺旗……

十年。二十年。三十年。英雄默默行走在人民中间，如同一颗火红的心融入无边的霞光。

## 五

家，温暖的家。来凤县城，一处不起眼的巷口，五层高的老式职工宿舍。悬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一扇木门后，

是退休后的张富清终于回到的——家。

旧式的格局，泛黄的墙壁，褪色的墙围，漆面斑驳的木家具，无不诉说着岁月；但那一尘不染的整洁，各得其所的规整，又饱蕴生活的热情。最“现代”的，是客厅一台柜式空调，子女送的，舍不得用，拿干净花布盖得妥妥帖帖，再摆上花盆。

张富清的家庭，为他付出很多：老伴孙玉兰，离开供销社，一边干农活打杂工，一边将两儿两女拉扯成人，个中辛苦，难向外人道；大女儿早年患病，基层诊治条件有限，留下后遗症，至今只能和老两口共同生活；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陕西老家，张富清的老母亲弥留之际，两封电报没唤回儿子见最后一面——故乡山高路远，往返动辄十数天，又值困难时期，工作无法脱身。张富清在日记里痛心写下：忠孝不能两全。

张富清对家庭给予的“回馈”很少：做了半辈子干部，家里人没“沾过光”。对家人，张富清心里有一笔账：“干好工作，就是对亲人们的最好报答。”“在党的事业上，我们把大家的事办好，我们的小家才会过得舒服。”——谁又能否认呢？今天这个“小家”安居来凤，正是无数个张富清为“大家”奋斗而得。这其中，自然也有张富清本人的一份。

话虽如此，退休了的张富清，还是将家务多多承担。买菜做饭，清扫打理，为持家分忧尽力。而张富清做家务，也有自己的脾气，透着军人本色：床铺整理，必定符合“军标”，被子用尺子卡成豆腐块；换季的被褥衣物，整齐叠好，打上背包带，“三横压两竖”；物件摆放，各得其所，用后归位；专门收纳的私人物品，譬如装着报功书的红布包，未经允许，亲儿子亲闺女也动不得……行伍生涯，铁的纪律，渗透灵魂。

英雄卸甲，心底的沙场气概，却从未褪去。惟愿岁月如是静好，生活却总有旦夕祸福。2012年，张富清左膝肿胀，多方问药，竟无计可施。为避免恶化，最终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：截肢。

这一年，张富清八十八岁。年近九旬，坐上轮椅，也并非不能接受——

可张富清，偏不。一生突击的身躯，哪耐得住轮椅上的枯坐？“我还有一条腿，我要站起来！”张富清发愿。

图什么？继续为人民服务？怕给子女添麻烦？所谓本色，已非“目的论”所能解释。不图什么，只因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
突击队员张富清，八十八岁，向命运发起突击！扶着床边，扶着墙边，张富清用仅有的的一条腿，重新学习走路。沉重的假腿和助步器，成了张富清的“随身物件”。助步器，形似四脚铁凳子，张富清握过手枪的手，紧紧把住“凳面”的抓手，借助四个“凳腿”，撑起自己的身体。

强者的字典里，只有“前行”二字。亲人们就这样一天一天，见证着张富清一边挥汗如雨，一边步伐日渐轻便。家中行走，已不需要旁人帮忙；门槛高低，也可以自行迈过。

张富清再次回归了他的日常，只有上下楼时，需要亲人帮忙拿着助步器，张富清抓住楼梯扶手，用手臂的力量牵引着身体，一级一级走过去，就像战士攀援在铁索桥上，坚定地突进。

## 六

今年九十五岁的张富清，有了新的任务：向媒体讲出自己埋藏了六十多年的故事。

突击队员，每一个任务都是光荣的，每一个任务也都是艰巨的。鲑鱼之能因党和人民做贡献，张富清善在心头，也依旧严阵以待。接到采访“任务”，张富清当天都会早早起床，洗漱吃饭，整理仪表。多家媒体来来去去，提问往往有所重复，张富清不急不躁，都回答得妥妥当当。

每次采访结束，张富清都要大声地对那些记者们说：“感谢你们，感谢同志们在政治上对我的关怀。你们辛苦了！”

那些“爷爷再见，爷爷保重身体”的祝愿，张富清已听不大清楚。但他知道，组织没有忘记他，他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。

他曾经立下功勋。他曾经隐藏功勋。而今，他展示功勋。张富清完成的任务各种各样，但突击队员的身姿从未改变：永远向前，向前！前面，是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。

初心如炬，照彻一生。纵千难万险，此一去，不悔不休！

突击！突击！突击！

■ 题图：张富清的照片、报功书、立功证书。唐俊摄  
本版制图：郭祥

# 大地